

徐行可校订《玉台新咏校正》考述*

张 蕾

内容摘要:清纪昀所作《玉台新咏校正》广为传抄,抄本品质各异。徐行可朱笔校订本堪称其中的精校本。其校订之功包括校改抄本讹误、修正稿本疏误、遵循择善而从的校勘原则等诸多方面。严谨细致的校勘工作,使其品质得以超越同一版本系统的其他抄本。尽管尚存偶见漏校、臆改之憾,仍不掩其优异之处。

关键词:徐行可 纪昀 《玉台新咏校正》

《玉台新咏校正》(以下简称“《校正》”)是清代学者纪昀对六朝诗歌总集《玉台新咏》的批校,稿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此本广为传抄,有国图所藏颀英书屋抄本(以下简称“颀英本”)及徐行可校订本(以下简称“徐校本”)、湖北图书馆所藏梁章钜过录本、上海图书馆所藏翁同龢转录本(以下简称“翁抄本”)等抄本存世。各本品质不同,其中徐校本未见讨论,本文述其特点与价值,并兼及其他相关问题。

一、校订之功

关于徐校本,国家图书馆著录:“二册,无框格。页十行,行十九字。有过录纪昀批语,徐行可朱笔校字。”(索书号t3184)此本形制与《校正》稿本及颀英本、翁抄本等抄本相同,每五卷为一册,共二册。内容亦均由两部分构成,一是《玉台新咏》正文及以双行小字插入其间的校订文字;二是每页天头的评点之语。各卷分列目录,首行卷次标目下署“河间纪昀校正”。正文首录徐陵序,亦有双行注插入。与稿本所不同者,抄本还偶有“玅按”眉批,但“玅”为何人,尚不可考。

徐校本卷一目录首页右下端铃印三方,分别为:“徐恕印信”(白文方印)、“宗室盛昱藏书”(白文方印)、“耘盦藏书”(朱文长方印)。可知此本原为清盛昱收藏,后经徐行可朱笔校订。徐行可(1890-1959),名恕,号彊諺,湖北武昌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《玉台新咏校正》整理与研究”(14FZW007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人,近现代著名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。伦明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谓其“所储皆士用书,大多稿本、精校本”^①,徐校本与《校正》其他过录本最显著的不同正在于经过了专家的精心校勘,从而最大限度地改正了讹误。至于校改所据之本,书中未见提及。从校改情形看,似是凭藉自身扎实的文献功底,辨讹正误,异文则不拘一本,择善而从,详见下文。

考察与徐校本属同一版本系统的撷英本、翁抄本可以发现,从铃印、题跋等信息来看,撷英本与《校正》稿本问世时间最为接近,或为诸抄本的祖本;而所铃“臣曹锡龄”、“臣光燾印”似能说明其曾是进呈朝廷以供御览之书,这一背景又堪保其质量之上乘,故得“几可乱真”的推许^②,也在情理之中。然而撷英本时有抄写错讹,导致后继抄本的以讹传讹,不能不说是影响其品质的一大憾事。而翁抄本则为翁同龢“命胥”所录,正如翁氏题跋所说,“讹谬处”尚未及“校正”^③,故错讹颇多。反观徐校本,粗略统计,朱笔校改之处多达400余条,凡此本与撷英本、翁抄本(以下凡三种抄本并述时简称“三抄本”)讹误相袭之处,抑或他本不误,而此本有误者,皆以朱笔更正。校勘之精细使其与上述两版本相较,优长更为明显。

徐校本的校订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1. 改正因形近、音近所致的讹误

因形近致误者,如卷二张华《情诗》“君子寻时役”,此本误“役”为“投”;《杂诗》“蛛螫网四壁”,此本误“壁”为“璧”;卷三陆机《艳歌行》“粲粲绮与纨”句,此本及翁抄本误“粲粲”为“餐餐”;卷九皇太子圣制《乌栖曲四首》其一“采桑渡头碍黄河”句,纪氏夹注引《春秋·僖公八年》晋里克败狄于采桑事,三抄本皆误“八年”为“元年”。以上讹误,出现于原诗、注文及眉批中,徐氏皆校改。

因音近致误者,如卷四王僧达《七夕月下》“来欢讵终夕”,此本、翁抄本皆误“终”为“中”,鲍照《采桑》“女工事蚕作”,此本、翁抄本皆误“事”为“始”;卷六费昶《长门怨》“金屋贮娇时”,此本、翁抄本皆误“金”为“今”;卷九沈约《八咏二首》之《临春风》“想芳园兮可以游”句,此本误“园”为“远”;卷五江淹《古体》之题注“《文选》李善注本作《古离别》……而本题反为佚去”,此本、翁抄本皆误“本题”为“本体”,眉批“前人谓文通”云云,此本、翁抄本皆误“谓”为“为”;卷五柳恽《捣衣》“望妾理纨素”句注“望”,《艺文类聚》作“贱”。案:“贱”字文义可通……”,三抄本皆误“文义”为“文艺”。上述讹误遍及原诗、题注、句注、眉批,且多为诸抄本同误,徐氏皆有校改,遂使此本的校勘价值超越了他抄本。

2. 补脱与删衍

对照稿本,徐校本原抄脱漏之处也颇为常见,且多与撷英本、翁抄本疏误

① 伦明著,雷梦水校补: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115页。

② 刘跃进:《玉台新咏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35页。

③ 此本为上海图书馆所藏。卷首有翁同龢题跋,跋末曰:“丁亥正月假閩相国藏本命胥录一过,讹谬处宜再校正。”

相袭。如卷三陆机《为顾彦先赠妇二首》题注：

李善《文选》注曰：“集云为令彦先作，今云顾彦先，误也。且此上篇赠妇，下篇答，俱云‘赠妇’，亦误也。”案：《晋书》：“顾荣，字彦先。”令彦先别无所考。

末句三抄本皆脱“令彦先”三字。又如卷九司马相如《琴歌二首》序中“相如鼓琴歌挑之”句，三抄本皆脱“歌”字；释宝月《行路难》题注“按：鍾嵘《诗品》以此诗为柴廓作”一句，三抄本皆脱“《诗品》以此”四字。凡此种种，徐氏皆有朱笔校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卷十宋孝武《丁都护歌二首》题注：

后一首《乐府诗集》作“王金珠”。

稿本在贴条修订眉批时不慎将“珠”字糊盖，致使颍英本脱“珠”字，翁抄本亦袭其误，而徐校本则有校补，校勘之精令人叹服。

此本原有整句、整首诗、整段注的误脱，也大多为三抄本同误。如卷三谢惠连《捣衣》脱“冽冽寒蜚啼”句及双行注，卷十漏抄纪少瑜《咏残灯》一首，均为徐氏朱笔补正。又如卷七漏抄萧纲《咏舞》，徐氏于误脱处有朱笔眉批：“脱《咏舞》一首，补于本卷末。”且卷末补脱文后，徐氏还特加朱笔说明：

右诗在本卷《春闺情》诗前，抄者夺脱未写，补书于此。

并钤有“徐行可”朱文小方印，当是郑重之意。

此本误衍之例较少，徐氏亦均予删正。如卷五江淹《古体》“不惜蕙草晚，所悲道路寒”句稿本眉批：

“不惜”二句从《古诗》“不惜歌者苦”二句得法，而语加深至。

“‘不惜’二句”，翁抄本、此本原作“‘不惜歌’二句”，“歌”字为衍，徐氏以朱笔删除；又如卷十沈约《襄阳白铜鞮》“若欲寄音息，汉水向东流”句眉批“顺流多便，易音息易通”，前“易”字为误衍，徐氏删之。

3. 调整次序与规范用字

抄本多难免字句次序颠倒乃至串行等现象。如卷三目录“杨方合欢诗五首”，此本盖沿袭颍英本，居“王微杂诗二首”之后，而在稿本中则位于“张协杂诗一首”之后，对照正文的编排顺序，显然抄本目录失次。倒文现象如卷七萧纲《戏赠丽人》之“罗裙宜细简”句，“罗裙”，此本原误作“裙罗”；卷九萧纲《杂句从军行》标题，此本原误作“杂句从行军”，萧子显《燕歌行》“五重飞楼入河汉”，“河汉”误作“汉河”，徐氏皆有朱笔划改标记，一丝不苟。

用字的规范特别是俗字、异体字的规范，也是徐校本多见的校改之处。如“台”规范为“臺”，“于”规范为“於”，“机”规范为“機”，“鷄”规范为“雞”，“緞”、“段”规范为“段”之类。

4. 修正稿本疏误

从上述例文可以看出，徐行可改正了抄本的诸多讹误，多与稿本相合，但也不能遽断其仅据稿本以校改，因为徐校本并非盲从稿本，这是其更为可贵之处。

如卷二石崇《王明君辞》眉批引《义门读书记》之语：

时陈汤斩郅支，传首。呼韩邪单于复入朝，非荐女和亲也。强盛请婚，殊乖本事，后世作者多谬，宜也。

“作者”，稿本误为“多者”。撝英本因袭稿本之误，而“多”旁有点读，但只校未改；翁抄本作“言者”，则属臆断。而徐校本改“多”为“作”，正合于《义门读书记》原作^①。又卷九曹植《乐府妾薄命行》“腕弱不胜珠环”句后，稿本脱“坐者叹息舒颜”一句，抄本亦脱，惟徐校本以朱笔补。又如卷十王献之《桃叶歌二首》“渡江不用楫”句，稿本眉批：

“渡江不用楫”言体态轻盈，可以凌波微步耳。周敦实《六朝事迹》谓言其眼波之急，似乎失之。

“周敦实”，稿本原作“周敦颐”，尔后将“颐”描改为“实”，可见纪氏之犹豫。撝英本、翁抄本皆承稿本作“周敦实”，而徐校本则改“周敦实”为“张敦颐”，修正了纪昀的误记。又如沈约《秋日白纻曲》夹注引《古今乐录》，稿本误作“古今乐府”，徐氏的校改，正与四库本《玉台新咏考异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考异》”）相合^②。再如卷二阮籍《咏怀诗》之“二妃游江滨”眉批：

沈约注曰：“婉娈则千载不忘，金石之交，一旦离绝，未见好德如好色。”

此段批语所引沈约注原已亡佚，因《文选》李善注的征引而保存。《校正》诸抄本皆照录稿本，而徐校本则改“离绝”为“轻绝”。查对胡刻本李善注《文选》、明州本六臣注《文选》，皆作“轻绝”，徐校本为是。

5. 校订异文，择善而从

徐校本对原诗所作的文本校改也并未仅从稿本，遇有异文，也往往据通行的吴兆宜笺注本改订。徐行可曾藏有过录于吴注本眉端的纪昀朱墨批校《玉台新咏》抄本一部^③，故徐校本也可能是其校勘所用之书。以卷九为例，陆机乐府《燕歌行》“别日何早会日迟”，此本从通行本校改为“别日何早会何迟”。又如《歌词》二首之“窈窕无双美如玉”，改“美”为“颜”；秦嘉《赠妇》之“帷帐何施”，改“何”为“焉”；萧纲《拟古》之“心情心想甚分明”，改“情”为“怀”^④，或许徐氏认为通行本更为合乎情理，故择善而从。

双行注文的校订似也遵循了择善的原则。如卷三傅玄《和班氏诗》题注，

①何焯著，崔高维点校：《义门读书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922页。

②《考异》署名纪容舒而入《四库》，但实为纪昀所作。参见隼雪艳：《〈玉台新咏考异〉为纪昀所作》，《文史》第26辑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66页。

③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王文烱过录本跋文交代：“河间纪文达公手校《玉台新咏》，原本今不知所在。江夏徐君行可富收藏，有此过录本。大人段得，命文烱过录。”纪昀朱墨批本与《校正》稿本属于不同的版本系统，底本、形制、批校之语皆有异，参见拙文《纪昀朱墨批校〈玉台新咏〉补述》，《中国语言文学研究》2015年春之卷，第209—216页。

④按，四库本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亦作“怀”。

稿本作：

疑班固《咏史诗》中有《秋胡妻》一首，休奕和之，后人以亦咏秋胡，遂并附《秋胡行》后，而考穆所书则其本题耳。班固《咏史》今惟存缙萦一章，正咏贤女之事，则咏及秋胡正从其类。

徐校本将上述除诗题外的两处“秋胡”（按：字体为笔者加粗）皆从四库本《考异》校改为“秋胡妻”，从文意上说，显然更为合理。又如卷九刘孝威《拟古应教》，《校正》稿本注引《文苑英华》时，所标卷次皆省“卷”字，撷英本从稿本，而徐校本则一并补足，同于四库本《考异》，似是更为规范。

二、漏校与臆改之憾

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，严谨细致的校勘工作是徐校本优异品质的保证。然而，金无足赤，徐校本也偶有漏改、漏补、臆改之憾。

漏改之例，如卷一《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》“登即相和许，便可作婚姻”句眉批：“刘编修跃云曰：‘登’如俗语所云‘登时’。”此本误“跃”为“耀”，徐氏未改。又如卷二左思《娇女诗》“明朝弄梳台”句眉批：“‘明朝’当训为‘晨’。曹子建诗曰：‘明朝秉机杼，日昃不成文。’”此本误“晨”为“昃”，徐氏亦未校改。

漏补之例，如卷九《盘中诗》眉批：“此种皆性情所至，偶尔成文……如《焦仲卿妻诗》《木兰诗》……皆此类也。”此本于“焦仲卿”后脱一“妻”字，徐氏未补；卷十以朱笔补纪少瑜《咏残灯》一首，却漏补眉批“浅语而藻思艳发”。再如卷十目录，稿本于萧骘《咏柏馥一首》、刘孝威《咏佳丽一首》目下尚有小字双行注文，而三抄本皆无，如果排除稿本抑或在成书后又作补订，而撷英本作为诸抄本的祖本无由同步修订致使讹脱相袭的可能性，则亦属抄本漏抄、徐氏漏补之例。

徐氏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补、改抄本的缺误，但也偶见臆断、误改之处。如卷四鲍照《采桑诗》“抽琴试抒思，荐佩果成托”二句，稿本眉批：

“抽琴”二句一篇转轴。极猥褻事借阿谷、汉皋二故实轻轻递下，雅洁之至。

“阿谷、汉皋二故实”分别指“阿谷处女”与“汉皋解佩”故事。前者见于《韩诗外传》，而《列女传》卷六《辩通》篇所载情节更为曲折，写孔子南游阿谷，遇一浣纱少女，派子贡前去搭话，以儒家礼义相试探，子贡几次往返，将对话内容告于孔子，其一曰：

子贡还报其辞。孔子曰：“丘已知之矣。”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：“为之辞。”子贡往曰：“向者闻子之言，穆如清风，不拂不寤，私复我心，有琴无轸，愿借子调其音。”处子曰：“我鄙野之人也。陋固无心，五音不知，安能调琴？”^①

纪氏认为鲍诗“抽琴”典出于此，遂将世俗之情写得“雅洁之至”。徐校本改“阿

^①王照圆：《列女传补注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45-246页。

谷”为“相如”，盖因司马相如有琴挑文君之事，但揆以纪氏本意，显然有臆改之嫌。

平心而论，相比大量精细有益的校勘工作，此类缺憾毕竟比例甚微。

三、墨笔贴条之作者蠡测

除朱笔校改之外，徐校本尚有贴条十馀处，以墨笔书校语，从笔迹判断，并非徐氏所为。如卷一徐幹《室思》“既厚不为薄”句，此本原误“薄”为“簿”，句旁有墨笔贴条：“‘簿’改‘薄’。”又如卷二曹植《弃妇诗》“反侧不能寐”句，误“侧”为“恻”，句旁贴条：“‘恻’改‘侧’。”同卷《阮籍《咏怀诗》首”，标题旁贴条：“‘诗’字下脱‘二’字。”又如卷四鲍照《梦还诗》“风霜改荣衰”句，此本误作“风改荣衰”，墨笔贴条理校曰：“‘改’字上脱写景字。”诸如此类，贴条对抄本讹脱之处所作的校订，徐氏皆遵从并以朱笔改。而前引徐氏臆改鲍照《采桑诗》眉批一例，似亦因批语中“阿谷”字旁有贴条提示“改‘相如’”而成。显然，墨笔所校早于朱笔所改，徐氏对墨笔校订之语全盘认同。那么，墨笔贴条究竟出自何人，就很让人好奇。

贴条中透露的信息，是我们对疑问作出推测的重要线索。如卷五、卷七各有一处贴条，校语略长。前者针对沈约《十咏》二首之《脚下履》“所叹忘怀妾，见委入罗床”二句而发。纪氏眉批曰：

“所叹”句未安，借履寓情则可，代履称妾则不可。

此本墨笔贴条曰：

“忘怀妾”是指人说，如思妇幽女虚室惆怅，则“妾”字实用初非指履说。下句“见委入空床”方含履说^①。意深而精细，立旨殊深，河间此评未当也。

卷七梁武帝《捣衣》“捣以一匪石，文成双鸳鸯”句，纪氏眉批曰：“‘匪石’字误用。”此本墨笔贴条曰：

“匪石”字，河间疑其误用，想刊本久已相沿，以情揣之，当是“片石”之讹。

两处贴条都对纪氏眉批加以辨析，而下端皆钤“菁衫”朱文小方印，当是墨笔校语的作者之印。

“菁衫”或即清代古文名家赵国华（1838—1894）。国华字菁衫，直隶丰润人，同治二年进士，曾任山东按察使等职。有《青草堂集》、《赵菁衫自选古文检》、《鹄华行馆诗钟》等行于世。赵国华以古文名世，时有“南桐城，北丰润”之称。赵国华之于《校正》的校订，未见明确记载，故不能遽断徐校本中贴条之作者“菁衫”即为赵氏。但从赵国华著述中多可窥其与六朝文学之渊源，似又存在此菁衫即彼“菁衫”的可能性。

^①按，“空床”当作“罗床”。

赵氏《自订年谱》云其十三岁“读六朝文，始为赋”^①，《青草堂集》卷四《拟庾子山七夕赋》、《拟庾子山鸳鸯赋》，乃至《红赋》、《绿赋》皆六朝格调。而《青草堂集》卷六之《拟古诗》七首、《日出东南隅》、《拟沈约青青河边草》，卷七之《行路难》三首、《白紵歌》二首，《青草堂三集》卷十四之《长门怨》、《子夜四时歌》、《古从军行》等作品则摹写《玉台新咏》所选诗题。尤其是《拟古诗》七首，《飞来双白鹄》、《西北有高楼》、《孟冬寒气至》、《东城高且长》、《青青河畔草》、《迢迢牵牛星》、《明月何皎皎》等诗题，皆出自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不仅为《玉台》卷一所选^②，《玉台》卷三录入的陆机《拟古》、刘铄《杂诗》组诗也多所模拟。《青草堂集》卷八之《春夕子山体》、《夏夕》、《秋夕》、《冬夕》等诗则是典型的宫体诗。又如《青草堂集》卷十一《代春闺》（四首），也是《玉台》常见题材，其二之“无用织缣悲手爪，靡芜应念下山人”，其三之“日出东南绝好词，从来陌上有桑枝”^③，语典皆来自《玉台》。卷七《三妇怨》则为《三妇艳》之变，将原题对富贵生活、妻妾悠闲的渲染^④，一变为征怨题材，形式也由齐言变为杂言，但其间“大妇涕沾裳”^⑤，中妇长咨嗟。小妇不解事，临窗画蛾眉。两妇顾小妇，蛾眉亦何为”几句^⑥，从“大妇”、“中妇”、“小妇”的结构仍能见出《三妇艳》之典型。以上皆可见赵氏对《玉台》所录诗的熟稔程度。

此外，据赵氏《自订年谱》，其祖上为河间府任丘县人，明中叶迁至丰润，则纪昀之于赵国华不仅是前辈学者，又可谓乡梓先贤。赵氏关注纪昀著述，情理可通。凡此种种，似乎都引导着我们将赵国华对《校正》抄本曾有校订的可能性坐实，但真相的揭示尚待确切凭据的发现。

综上所述，徐校本堪称《校正》抄本中的精校本，尽管尚存漏校、臆改之憾，仍不掩其优异之处。相关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蕾，女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：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①《青草堂补集》卷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清同治至光绪间刻，民国十二年修补本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738册，第786页。

②上述七题，《玉台新咏》卷一将《孟冬寒气至》归《古诗八首》，《飞来双白鹄》归《古乐府六首》，余皆归枚乘。

③《青草堂集》卷十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清同治至光绪间刻，民国十二年修补本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738册，第484页。

④关于《三妇艳》内容自汉至梁陈时期的演变，参见傅刚《南朝乐府古辞的改造与艳情诗的写作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3期，第127-128页。

⑤按，“沾”当为“沾”。

⑥《青草堂集》卷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清同治至光绪间刻，民国十二年修补本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738册，第451页。